

汪荣祖  
——  
著

# 阅读的 回响

——汪荣祖书评选集



文匯出版社

汪荣祖  
——  
著

阅读的  
回响

——汪荣祖书评选集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回响：汪荣祖书评选集 / 汪荣祖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 2  
ISBN 978 - 7 - 5496 - 1908 - 5

I. ①阅… II. ①汪…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4048 号

---

## 阅读的回响：汪荣祖书评选集

作 者 / 汪荣祖

策划编辑 / 周伯军

责任编辑 / 鲍广丽

特约编辑 / 盛 韵

封面设计 / 王 峰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85 千字

印 张 / 9.5

ISBN 978 - 7 - 5496 - 1908 - 5

定 价 / 38.00 元

## 自序

20世纪60年代初,我负笈北美,老师上课时开出阅读书目之余,要求按时提交读书报告,报告不能仅述书的内容,更要了解作者的背景、著述立说之目的与要点,进而观察论证是否妥帖有据,以及指出议题有无创见。若有可以商榷之处,更应从容提出己见,或辩或驳,最后作出总评。于此可见,读书报告实在训练书评习作。

我们不难发现屈指难数的西方学报,厚厚一大本多半三分之二都是书评,甚至还有专刊书评的学报,不仅刊登一般书评,而且发表长篇的书评论文。此固然显示彼邦学术的昌盛,更说明众多的著作不只是由图书馆收录,置之高阁,而是真有人仔细又认真地阅读。比较专业的学术著作,学报的书评编者通常约请所涉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评论,不收外稿,以示谨慎。专家的专业评论足可给一般读者与作者之参考,作者不可能也不必完全接受批评,但旁观者的一得之见或能开启作者百尺竿头更上层楼的契机,未尝不是难得的收获。一般读者也可从书评中初步认识到书的内容与性质,决定是否需要费时去阅读原书。书评的作用岂不大矣哉!

然而在华语世界里书评并不发达,无论学报或杂志鲜见书评。我于2003年回台湾长住后,每有机会即倡言书评的重要与必要。当时主编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的陈永发研究员遂邀我出任书评编

辑,因得由言而行,使集刊每期都能刊登几篇书评,定下范例。之后,书评也成为台湾学界评价学报的加分因素,但是直言无忌的评论常常会引起人情上的困扰,尤其对重视人情的华人而言,更难承受。于是愿意认真写吃力不讨好的书评者,并不很多。

其实,古今中外尚无不懈可击之书,即使举世名著也难能白璧无瑕。就史学而言,美国学者费雪(David Hackett Fischer)著有《史家谬误》(*Historians' Fallacies*)一书,列举名家名篇在议题、解释、论证上的各种错失。我国唐代史家刘子玄的《史通》为人类第一部评史专书,虽然“贯穿今古,洞悉利病”,仍不免杂芜、妄谬之讥,更因疑经惑古而遭抨击。北宋吴缜《新唐书纠谬》驳正二十类、四百余条讹误,虽深中《新唐书》之病,有功于史学,然博学如钱大昕复能知吴之纠谬犹有未尽要害之处。所以文章千古事,何莫任凭他人评论。

40余年来,我从事教研工作,除发表论文外,亦时而撰写书评,旅美期间多刊载于英美期刊,海归后几全用中文写作,斗换星移,不觉盈筐。其中不少曾刊登于《上海书评》,《上海书评》的出现令我惊喜不已,足可比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比一般学报书评更为通俗与普及,也更能拥有广大的读者,书评风气必能为之大开。今承《上海书评》特约编辑盛韵博士认为拙撰或有助于写书评者之参考,编录26篇,集为一书,并推荐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谨表衷心的感谢。

胡荣祖

2016年9月于林口大未来

# 目 录

梦忆里的梦呓·····	1
晚明消费革命之谜·····	12
中国向西迈进：大清征服中亚记·····	22
荒诞的隐士与狡猾的史家·····	33
《时报》与晚清改革·····	37
钱穆之学可以用西学诠释么？·····	41
“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	50
何来封闭的文化多元论？·····	66
“只要他到北京来，一切都会变的”·····	76
一本不寻常的书·····	81
介绍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	86
胡适历程的曲直·····	98
未完成的系谱·····	109
想象中的“湖南独立”·····	117
走向威权之路·····	128
蒋介石何曾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	133
“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	161

历史该如何评价蒋经国? .....	193
有关汪精卫的学术研究 .....	196
“意译”才是正道 .....	202
泰勒撰《美国六位总统与中国》读后 .....	212
疲于奔命的美国霸权 .....	219
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 .....	244
叶嘉莹的诗艺人生 .....	256
台美学术交流秘辛 .....	270
追寻半世纪的踪迹 .....	274
附录：汪荣祖书评选集未收篇存目 .....	291

## 梦忆里的梦呓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by Jonathan D. Spence  
(New York: The Penguin Books,  
2007)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美] 史景迁 著 温冷溢 译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2009年版)

擅长讲中国历史故事的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近有一书叙述明末散文家、诗人、史家张岱 (字宗子, 1597—1680?), 内容计分九章: 一、“人生之乐乐无穷” (Circles of Pleasure); 二、“科举功名一场空” (Charting the Way); 三、“书香门第说从头” (On Home Ground); 四、“浪迹天涯绝尘寰” (The World Beyond); 五、“乱世热血独怆然”



(Levels of Service);六、“王朝倾颓乱象生”(Over the Edge);七、“散尽家产留忠心”(Court on the Run);八、“繁华靡丽皆成空”(Living the Fall);九、“寄诸石匱传后世”(Reclaiming the Past)。从这些标题大略可知,史景迁主要在叙述张岱的一生,像他其他许多著作一样,重点不在理论与议题,而在叙事。史景迁的叙事依旧优美,不过读者很快会发现,这本叙述张岱的英文书,很不寻常地翻译了大量的张岱原文,即使不计“覆述”(paraphrase)部分,篇幅亦已超过全书之半,随便翻开第 174—175 页,几乎全是英译张文。

这篇书评因而聚焦于中译英的问题。史景迁所译张岱文,有其妥帖而又雅致的一面,例如译张岱在一篇游记中的一段话:“山后人家,闭门高卧,不见灯火,悄悄冥冥,意颇凄恻。余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僮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On the slopes of the hills, the house gates were all closed and people were sleeping deeply, one could not see the light from a single lamp. In the silent darkness, the mood was somber. I laid out a clean mat in the boat so I could lie there and look at the moon; in the prow of the boat, one of my young serving companions began to chant a song. The drinking I had done blurred with the dream I was having, the sound of the song seemed to recede, the moon itself also seemed to grow paler. Suddenly I was asleep.)(见温译本页 33;原书页 28)这一段中英两种文字一样优美。我们注意到史景迁必须用比张岱多

三倍有余的文字来达到相等的美感,但这不是任何英译者的能力问题,只是显示古文比现代文字更具简洁之美。不幸的是,史景迁的译文有太多的错误或可待商榷之处。由于译文所占全书篇幅如此之大,指出其中的许多误译,应非“找碴儿”(nitpicking);不过,在此仅能举其大者,不及细微,以备读者参考,或也将有功于作者。

此书已有汉文译本,译者温洽溢不取直译,书名《前朝梦忆》固胜于《回到龙山》(*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汉译书名与篇名都比较合乎中文读者的口味,亦甚切题,值得赞赏。译者将英文原著所有汉译部分恢复了张岱的原文,为读者提供了中英文互观之便。史景迁开笔即写张岱居处的乐趣,所谓“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温译本,页 23),作者将“便淫冶”译作“有许多性欲发泄的机会”(many chances of sexual adventure, 页 13)。其实,“冶”指“艳丽”;“淫”形容“艳丽”之盛,若谓“淫雨绵绵”,喻雨水之多,与性并无必然的关系。张岱形容“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温译本,页 23),作者误将“士女”译作“年轻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 页 13),其实士女就是女士,男性无与也。至于把士女们“星星自散”(温译本,页 23),译作“天上的星星散去了”(the stars disperse, 页 14),则是闹了大笑话,把形容词当名词了。张岱说:“从巷口回视巷内,复迭堆垛,鲜妍飘洒,亦是动人。”(温译本,页 24)形容巷子内房舍林立,美观动人,不能将“飘洒”这个形容词翻译作“在风里移动与颤抖”(stirring and shivering in the wind, 页 15)。

张岱在海宁观潮,形容那惊心动魄的片刻,甚是精彩,史景迁也力图转化为同样精彩的英文,可惜他还是误解了一些句子。如“再近则飓风逼之,势欲拍岸而上”(温译本,页25),意指当海潮愈来愈逼近时,声势更加浩大,犹如飓风击扬,惊涛拍岸,不是忽然真有“一阵飓风吹来”(a howling gale pushed the wave onwards, 页17)。

张岱说他父亲虽然双眼已看不太清楚,仍然“漆漆作蝇头小楷,盖亦乐此不为疲也”(温译本,页62)。蝇头小楷为考试所必须,故虽视茫茫,仍乐此不疲;然而史景迁的理解是“父亲完全无法阅读用小楷写的或印的文本”(Father altogether lost the ability to read texts written or printed in small characters. 页57)。张岱的堂弟张培虽然眼瞎,仍喜欢听读,入耳不忘,如“朱晦庵的《纲目》百余本,凡姓氏世系,地名年号,偶举一人一事,未尝不得其始末”(温译本,页64)。史景迁似不知朱熹的《通鉴纲目》是一部书,有百余卷之多,故译为“他(张培听读后)从头到尾记得朱熹历史文摘中所列举的百余种书目”(There was not one among the hundred or more titles listed in Zhu Xi's historical digest that he did not memorize from beginning to end. 页59—60),又误译了。

张岱的族祖张汝森喜好饮酒,“月夕花朝,无不酩酊大醉”(温译本,页70),史景迁将前半句解释为:“不论是月宴或花节”(be it at the moon feast or the festival of flowers, 页70);然而,月夕指晚上,花朝指白天,意即整天,原文中并无宴会与节日的

意思。这位族祖也喜欢跟张岱的祖父出游,所谓“杖履追陪”(温译本,页70)。“杖履”为敬老语,指张岱的族祖追陪张岱的祖父,不是如史景迁所谓“他(族祖)拿起拐杖,穿上鞋子,随他(祖父)而去”(He would grab a staff, put on his shoes, and be off to join him. 页71)。族祖汝森“卜居龙山之阳”(温译本,页71)，“卜居”早已成为选择居所的名词,不是史景迁所谓“汝森用卜卦来决定在龙山之南建屋”(Rusen used divination to find a site for a house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Dragon Mountain. 页71)。

张岱的祖父张汝霖与汝森相比,酒量很小,故谓:“余量最下,效东坡老尽十五盏,为鼠饮而已矣。”(温译本,页71)他的小酒量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比起汝森的酒量,犹如鼠饮,但史景迁不知“盏”是小杯,又误会了,说是“我(汝霖)的酒量很小,与(诗人)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My capacity for drink is small, and compared to [the poet] Su Dongpo who could drain fifteen wine cups in a row, I am a mere mouse at this drinking business! 页73)。张岱的祖父是跟他会喝酒的堂弟比,而以苏东坡的小酒量自比,史景迁把整个“文义”弄错了。

张岱祖父的媳妇朱氏是礼部尚书朱赆的女儿,然而朱赆“子孙多骄恣不法,文懿公(朱赆)封夏楚,贻书大父,开纪纲某某,属大父惩之犹我”(温译本,页85—86)。史景迁不知“夏楚”是体罚的刑木,以至于译为:“朱赆的许多子孙骄恣不法,当他收到他

公署的木棍,写信给祖父,列出一系列的规条,授权祖父处罚他们像他自己的子孙一样。”(Many of Zhu Geng's sons and grandsons were arrogant and disobedient. When he received his staff of office, he wrote a letter to grandfather, listing a whole series of rules item by item. He authorized grandfather to punish the Zhu offspring as though they were his own. 页 88)其实是张岱的祖父收到朱赓寄来的刑木,并在信中要求祖父处罚这些骄恣的子孙,像对待自己的子孙一样,这样句子才通顺。

张岱外出游山玩水时接触到许多奇人异事,包括来自西洋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当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别时,张岱有言:“其俗,凡读书学道者不娶,中制科为荣耳。”(温译本,页 119)所谓“读书学道者”,就是像利玛窦那样的天主教神父,当然不娶,也不能娶,然而作者却误译为:“按照他们的习俗,凡读书人皆不娶。”(According to their custom, all those engaged in academic pursuits never marry. 页 132)在中国也有读书学道者不娶之例,绝不可能凡读书人皆不娶;接着“中制科为荣耳”明明说在中国则以考科举为荣,而竟被张冠李戴译作:“(他们)认为通过考试是他们唯一的荣耀。”(consider passing the examinations their only source of glory. 页 132)

论及写史,张岱认为“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于是说:“盖传神正在阿堵耳。”(温译本,页 155)“阿堵”是晋代俗话,意谓“这个”,或“这里”。大画家顾恺之绘像,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传神写照,

在阿堵中。”此阿堵，谓眼也。张岱用此典来比喻，写历史也要能画龙点睛，才能拾遗补阙，呈现历史真相，增加文字感染力；史景迁不解其意，只好胡乱译之为：“传神写照要能确认明显的性格。”(The key to capturing the spirit of someone is to identify the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页 173)张岱的堂弟张燕客性情最为暴躁，“有犯之者必讼，讼必求胜”(温译本，页 161)，主词显然是燕客，但史景迁在译文里把主词变成了受词：“被他(燕客)侵犯的人们不得已将他诉之于公所，如果他们诉之于法，他们决计要赢。”(Those people he had violated felt compelled to bring lawsuits against him, and if they invoked the law, then of course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win. 页 182)

张岱晚年在快园回忆往事，随即“命儿辈退却书之，岁久成帙”(温译本，页 202)，“岁久成帙”不能译作“岁久成习”(After some time, this became a habit. 页 231)，盖“帙”者“书物”也，儿辈们记下他的回忆，久而成册，文义才通。张岱为他五个叔叔写了《五异人传》之后，认为他的高祖以下到他的父亲，都值得写传，所以“自足以传”不是史景迁所理解的“他们足有能力写他们自己的传记”(they were fully able to be their own biographers)。关于祖父的事知道得不够，所以“有不能尽传之者也”(there would still be some things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record completely)；关于父亲的事知道得很多，于是“又不胜其传焉者也”，即所谓少则不尽，而多则不胜，但史景迁把“不胜其传”解作“我仍然无法写得完全”(I am not yet equal to

catching his fullness. 页 234;温译本,页 204—205),然则,“不尽”与“不胜”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论及著史,张岱谦虚地说:“能为史而能不为史者世尚不乏其人,余其执简俟之矣。”(温译本,页 209)“余其执简俟之矣”,不能译作“彼其执简俟之矣”(He would hold his brush in expectation of their coming, 页 241),因史景迁明明是引录张岱自己的话,更何况此话在引号内。张岱有云:“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温译本,页 209)画龙点睛的典故,固不必再说;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在裴颊上加三毛,看到的人立刻说:“神明殊胜”,所以都是在比喻如何使文章传神。史景迁不解此典故,故而照字面硬译之为:“若不在脸上加上三根好毛,则在眼睛上轻轻一点,就够了。”(If not three fine hairs on a cheek then one light dot on the eye would suffice. 页 241)

张岱于兵燹之后,“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复再三”(温译本,页 210),说那些遗老们告诉他兵燹后的情况,令他“反复再三”,以喻印象深刻,挥之不去,然而史景迁的错误理解是:“他们(遗老)详细告诉我,军队如何焚掠州县,有时还回来好几次。”(They told me in detail how the armies ravaged and burned these communities, in some cases returning several times. 页 243)张岱来到信州,发现该地之人,无论乡村百姓、缙绅先生,或知名文人莫不以不同方式抵抗清朝,史景迁整段翻得不错,却忽然犯了一个大错,把“戴发”误作“剃发”,于是将“乡村百姓强半戴发”,译作“乡村百姓强半剃发以及选择了辫子”(in the

smaller rural villages over half the common folk had shaved their foreheads and adopted the queue, 页 243)。如果这样,怎会“鼎革已十载,洛邑顽民犹故主之思”(温译本,页 210)呢?

张岱在欲传后世的《石匱书·列传》中,称颂他的曾祖父文恭“聚徒讲求世务。人才相与籍记之,户外屦尝满;每抵掌,论天下事不为首鼠两端”(温译本,页 224)。“籍记”是将人才登记在他的门下,史景迁误译为“他甚至记得他不曾见过的人”(He would remember even those he had barely met);“不为首鼠两端”,就是直言无忌,甚至要表达极端的意见,史景迁未能解此,故又误译为:“他不能容忍极端主义,总是要平衡强烈的意见”(He did not tolerate extremism, always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strong views. 页 256),欲求平衡,反而不得不“首鼠两端”矣。

张岱说:“祁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则可及也。名之曰敏,则不可及也。”(温译本,页 232)明明说祁彪佳的忠,别人可以赶得上,而他的思虑敏捷则是赶不上的,然而史景迁将意义扭曲了,说:“祁彪佳之死可说是忠,但不能说是敏。”(As to Qi Biaoja's death, it is appropriate to call him loyal, but not appropriate to call him really shrewd. 页 267)祁之“敏”之所以不可及,乃因其可以不死而选择了死,由于他看清楚“除一死别无他法”,所以祁“之忠孝节义,皆中丞之聪明智慧所仓皇而急就之者也”(温译本,页 232),也就是史景迁所翻译的:“祁彪佳死得其时,他很快作了决断,毫无惧色,他之所以能实践忠,是由于他在危机中的



聪敏。”(Qi Biaoja gave his life when he felt it was the right time. He made up his mind promptly and went ahead without fear. He was able to practice moral conduct, because his intelligence was stimulated by crisis events. 页 268)既然如此,怎能说祁彪佳只忠不敏呢?

张岱自问:“学问与经济,到此何所施?”(温译本,页 233)此“经济”必然是“经世济民”(statecraft)之意,而史景迁将之译作“经济学的知识”(knowledge of economics, 页 269)。张岱自写墓志铭有云:“蜀人张岱……兼以茶淫橘虐【围棋。按,译本原注有误,应为象棋】,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温译本,页 235—236)而史景迁将“茶淫橘虐”译作“饮茶使他上瘾,橘子使他心荡神驰”(seduced by tea and ravished by oranges, 页 272),不知橘指下棋,茶与棋一样使他着迷;将“书蠹诗魔”译作“书使他中毒,诗使他迷惑”(poisoned by stories and bewitched by poems, 页 272),茫然不知“书蠹”喻读书成迷的书呆子,“诗魔”喻爱诗着魔之人,都是张岱的自嘲。张岱又在生前自造墓穴于项王里的鸡头山,自谓:“伯鸾(梁鸿之字)高士,冢近要离(春秋时代的刺客),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温译本,页 237)史景迁不知张岱死后要与伯鸾及要离为邻,于是作非常离谱的字面翻译:“一个孤儿成为高士,墓冢已为这个忠臣准备好,我将前往项王里。”(A lonely orphan can become a lofty scholar, the tomb mound is ready for the steadfast loyalist; thus I am prepared for my journey to [King] Xiang Village. 页 275)